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
第十回 論文野旁及圓林 考工藝遍遊局廠

卻說寶被薛蟠拉了就拿走，寶玉道：「到那裡去？也說明白了好走。」薛蟠道：「你不說要買書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何必這麼匆匆呢？時候又早。」薛蟠道：「昨日伯惠和我說起你來，說氣諸事留心，他佩服你早得狠。今兒橫堅要買書，製造局裡他有熟人，他陪你玉逛一趟，看看機器。那個道兒遠，所以要早點去。」寶玉聽了大喜，即同二人出門，又帶了焙茗，仍是二輛馬車。上車走不多時，便停住了。薛蟠拉了寶玉下來，伯惠也下了車，走進一家鋪了裡去。進得門來，只覺得一股油煙氣，又黑暗得了不得。步上樓梯時，更有一股熱氣，烘到身上來，好不難受！到瞭樓上，揀一個座位坐下。寶玉站著問道：「這就是製造局了麼？」薛蟠笑起來道：「那有這種樣兒的製造局，這是揚州館子『久花樓』。咱們吃點點心，再到製造局去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二位請便。我早起吃了東西，這惠吃不下。」伯惠道：「多少吃點，這是有名的揚州館子，上海只有他一家。」寶玉道：「委實吃不下去，別客氣。」說者，便走到到欄杆邊去看馬路上的景致。三人說話時，堂倌早泡上茶來。薛蟠道：「你不吃東西，就喝口茶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也不渴。」二人無奈，只得叫了兩碗麵，匆匆吃了，下樓惠帳。起先來的時候，伯惠要同寶玉一車，卻被薛蟠拉了起過來。此刻寶玉卻先拉了薛蟠同一車，馬夫放韁便行。

寶玉連連吐了幾口唾沫，對薛蟠道：「那個地方，虧你們去得，還要吃他的東西。那個賊勁兒，簡直的比狗窠還利害。狗窠不過臭點喇！他那裡又是煤煙味兒，又是油煙味兒，又是油鍋味兒；那些桌椅板凳，沒有一處不是一層油，所以我坐也不敢坐。瞅著你們在那裡吃喝，在代你們噁心。要吐個唾沫出口惡氣，也不敢吐。」薛蟠道：「奇了！怎麼不敢吐呢？寶玉道：「把唾沫吐在他那裡，不把我的唾沫弄臟了麼？」薛蟠掩耳道：「把唾沫吐他那裡，不手巴我的唾沫弄臟了麼？」薛蟠掩耳道：「別說了！你今日只怕又發了呆了。人家上好的館子，多少體面人都贊他，你卻說的這麼著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說我呆，我就是呆！你乖得很，你不呆！可是往後你別帶我到些那地方去。昨兒我住的那屋裡的對過，有幾個人在那裡高談闊論，說什麼文明、野蠻；還分出什麼物質文明、服飾文明；又說中國地方，要算上海最文明的了。我跟你上過一回茶館，吃過兩回大菜。想起來，確是比北邊館子乾淨。我在南京，也上過一回茶館，那茶館也萬不及這裡的敞亮開豁。以為上海果然文明的了不得，誰知也有這麼個賊地方。說什麼野蠻，我看認真野蠻到了穴居野處的世界，倒還有點清氣，不至受那個惡味兒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前兒坐馬車看房子之後，不是上一回茶館麼？」薛蟠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好大眼睛，那是張氏味蕙園，是一所花園。你怎麼把他看成茶館了？」寶玉怔了一怔道：「我不信那是人家花園。要是花園時，無論如何，總要有些亭台樓閣，曲徑回闌，也要有些山石樹木，分出丘壑。他那裡一點沒有曲折，一片大空場，當中造了一所高大房子。這個可以算花園，我又何妨我一片荒野之地，造起一座房子，也算花呢。」薛蟠道：「這是外國式子，花園必要一片空場，取其通暢。他那園子裡面，也還有個亭，有兩塊山石，不過那天咱們沒有走到罷了。你不見他門口釘著『味蕙園』三個大字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他那房子裡，一行一行的擺了多少桌子，明明是為賣茶而沒，花園裡有這麼個樣兒？」任你怎麼說，若說那『味蕙園』三個字那茶館的招牌，則可以；要說那個是花園，我一定要爭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也不說那經營締造山林丘壑的花園了，算他那個本是花園，化賣了茶，就要算茶館。你知道『花園』兩個字，多少名貴，禁得起這種糟蹋麼？」薛蟠道：「你今天發的都是呆議論，我聽不入耳。伯惠他佩服你，你回來說給他聽去。」

歇了好一惠，寶玉指著車外道：「這是一所花園。」薛蟠抬頭道：「一片空場上面蓋了這個房子，不算花園麼？」薛蟠道：「這個，你和外國人辯去，我不懂得。」寶玉道：「可惜我不懂外國話，要學起來，又沒有人教。」薛蟠道：「這裡教英文的多著呢，不過一兩塊公一個月。」寶玉道：「不知要學幾個月才惠？」薛蟠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你回來問人惠。伯惠他的洋話、洋文都好得狠。但不知他學了幾時。」寶玉喜道：「我明兒就請教他。」

說話時，馬車已進門。只見左壁廂一所房子，門口掛著「炮彈廠」三個字的牌子。馬車仍舊前進，進了一座裨樓，轉了個灣，方才停進。三人下了車，焙茗也跳下來。伯惠帶的僕人黃福，也過來伺候。伯惠道：「還是先買書呢，還是先逛廠？」薛蟠道：「配全套書，狠要些時候。咱們先去交代了一套書，叫他先配起來，咱們逛咱們的廠。逛完了，他的書也配好了，配不是好？」寶玉、伯惠都道：「好！」

於是，薛蟠先生，寶玉等跟著進了一個柵子。只見迎面高處裝著一黑面大鍾，正是八點一。刻轉了個灣，在一座飛樓下走過，薛蟠道：「這是公務于總辦辦事的地方。」又走了幾步，路旁又是一排綠柵子，薛蟠道：「這是文案房，賣書的就在這裡。」他嘴裡說著，卻不走文案房，另到右首一所房子裡去。那房弓是兩扇綠色大門關著。在門上又開了一個小門，大門外掛著「畫圖房」三個字的牌子。寶玉不覺納悶道：「賣書的人叫做朱坤。薛先說知買書，朱坤問：「買什麼書？」薛蟠道：「配全套的。我來配過兩回，你總認得我了。」朱坤道：「認，我就配起來就是。」薛蟠道：「我們先到各廠去逛逛。回頭來點了書算帳。朱坤答應了。薛蟠要走時，卻不見了寶玉。原來那長桌子靠裡面一頭，放著一個玻璃匣子，裡面擺著一個小輪船樣子。寶玉見了，想起怡紅院的西自行車，與這個大同小異，不覺出神。回過臉來，又見裡間擺著幾張白皮桌子。靠邊上坐著一人。似是教書先生模樣，旁邊圍了七長八短的幾個孩子，在那裡唸書。卻是噁哩咕嚕的一個字也聽不出來，正在那裡發怔呢。薛蟠拉他一把，道：「走罷！」寶玉方才回過頭來。伯惠道：「我這裡雖然有熟人，卻認不得地方，先問一聲才好。」朱坤正在開了書櫥取書，便問：「到那裡？」伯惠道：「鍋爐廠。」朱坤道：「出了柵子，望江邊走去，走到船塢旁邊，往西就是了。」

伯惠等依走去。到了鍋爐廠，伯惠便拉著一個小工，問道：「帳房在那裡？」那小工道：「你走錯了。帳方在公務于樓上。」伯惠怔了一怔道：「我只問鍋爐廠的馮老爺。」小工指著一間房子，道：「就在這裡面。」伯惠帶著寶玉、薛蟠進去。只見那馮委員正帶著眼鏡，在那裡寫字。見了伯惠，連忙放下筆，除下眼鏡，迎了上來。大家招呼了，又教了賈、薛二人的貴姓台甫，寶玉只說是別字仲璜。一惠泡上茶來，伯惠道：「我們不客氣。今日我這兩位散友，約著來看廠。貴廠是不用說要看的了。其餘那些廠，我沒有熟人，也要費心設法進去看看。」馮委員道：「好，好！就請從廠看看起。」伯惠便立起來同去。馮委員也陪著。到了廠裡，便一一的指點：這裡是人工做的，那裡是用機器的。這個是康邦汽爐，是近年的新樣。占的地方是切鐵的。又叫一個小工，拿一塊碎鐵來切給他看。那小工便拿了一塊一寸來厚的碎鐵，放到刀口上去，一惠切一遍。寶玉彎下腰，低下頭去看著切了。立起來笑道：「我當是飛快的刀，原來是沒有刀刃兒的，有一寸來厚的刀口。他也不是切，是硬厭斷的。然而那個勁兒也可以了。」

馮委員又帶到旁邊水雷廠裡去看。這裡的機器都是細巧的，與那邊又自不同。又拿出水雷上，只要四兩重的勁兒碰上，就炸了，寶玉聽說白金絲，又是聞所未聞的。要看時，卻是看不（不看）見。馮委員又另外叫拿白金絲出來看，原來比蜘蛛絲兒還細，寶玉見了不覺暗暗稱奇。看了一惠，方才出來。馮委員便道：「我此刻還未了的公事，不能奉陪了。我叫個小工，帶著各處看看罷。放工時，到我這裡吃飯。」伯惠道：「好極，好極。」因叫黃福、焙茗都在這裡等著。馮委員一面叫一名小工領著去。

於是一行人出了鍋爐廠，仍走到那大鍾底下，原來是機器廠。那小工便到裡面回道：「華老爺，我們馮老爺有幾位朋友來看廠，請華老爺的示。」那華老爺道：「好，好！請便。我這裡有公事，不能奉陪呢！於是小工帶了三人，逐處看了一遍。又到樓上去看過，才到後頭看總機器。那管機器的，見是體面人，便一一告訴：這是汽甌、這是冷汽管、這是熱汽管的一一說了一遍。」

小工又帶了三人，後後門走出，不多數武，便是熱鐵廠。只站在門口看看，因為裡面全是一個個的煤爐，燒得那鐵通紅；工匠們拿著錘，打得火星四射，沒有看頭。只有靠門口的一個大錘，卻不用人力，自己能提上去打下來的。寶玉便問：「這叫什麼？」小工道：「這是汽錘。」

說罷，便帶到洋槍廠去看。進門便擺著好些洋槍。小工先進去回了，便有一個姓萬的司事，出來招呼。先看了各種機器，都同

機器廠的差不多。後來拿起一枝槍管，放在眼邊，望亮處一照，覺得裡面隔著一層厚玻璃。用口吹時，卻又是通的。薛蟠便叫奇怪，寶玉道：「這個我倒明白，他這裡面鑽得光洞極了，對瞭亮處一照，他那四面的回光，映成這影子的，是不是呢？」萬司事道：「只怕是這個道理。」旁邊一個工匠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說著，引到樓上，看了一遍，方才出來。走到門口時，寶玉站住了腳，對那洋槍看，萬司事便走過來，拿起枝。寶玉以為他要放槍，便退開了一步。

未知是否放洋槍給寶玉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